

轨音

收藏逸事

底的矿石微微发麻,像大地的心跳。这时,父亲总是自豪地说,“我们采出来的铜,上路了。”

这条铁路见证的不仅是个人命运。铜官山铜矿从单一的铜矿石采选山,发展到采、选、炼、铜加工一体化的集团企业,并跻身世界500强,书写铜冠天下的梦想。而我们的城市因铜而立,因铜而兴,兼收并蓄、跨越发展,焕发古铜都的新时代荣光。而这一切的起点,都可以追溯到那八公里铁路的第一声汽笛。

我也是一名铜陵有色员工,工作四十年,见证过这条铁路最繁忙的岁月,也目睹了它的谢幕;城市长大了,铁路穿城而过成了甜蜜的负担。

2009年,为了城市发展的需要,这段穿梭中心城区的铁路要拆除,这段穿梭中心城区的铁路要拆除,这段穿梭中心城区的铁路要拆除。

抗战爆发后,1938年8月铜陵沦陷。日寇为了掠夺铜官山矿藏资源,今年冬天,日本人的测量旗插进铜官山的冻土,第一根枕木被强行夯入中国土地,一条长八公里的简易窄轨铁路(轨距只有1067毫米)出现了。它像一根贪婪的吸管,将铜官山资源疯狂吮吸到扫把沟码头,再装船运往本土。这条铁路,枕木间渗着中国矿工的汗与血,铁轨下压着被奴役者的脊梁,宛如刻入国人心中的一道疤痕。

抗战胜利后,民国政府无力开发,铁路在荒草中沉寂。生锈的钢轨仰望着天空,枕木在雨水中腐烂,只有野兔在路基上奔跑,只有江风在空荡的站台呜咽。

直到五星红旗升起。1950年6月,新中国决定开发铜官山铜矿——这是第一个恢复建设的铜矿山。这条被遗弃的铁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在无资金、无设备、无技术人员的条件下,工人们从废墟中翻找出破旧的机车零件,用锤敲、用铆焊、用双手和智慧,硬是将几台废铁拼装组装成了一台完整的火车头。他们为它取名“建设号”,这个名字里饱含着对新时代的全部期盼。同年12月,铜官山麓迸发出声遏行云的气笛——清亮如新生儿的啼哭,混着开山炮的轰鸣,在山水之城的上空久久回荡。这汽笛宣告的不仅是铁路运输拉开序幕,更是一个民族工业脉搏的重新起跳。

铁路活了,城市也跟着活了起来。1953年,朝鲜半岛战火正炽。铜官山的矿石在巷道深处醒来,乘着铁路奔向长江,在扫把沟码头换轨,顺流出海,北上辽东,在东北冶铁厂的烈焰中熔铸成炽热的子弹。那些铜弹头在异国的雪原上呼啸时,每一道轨迹里都藏着这八公里铁路的余音,每一次呼啸都是民族的强音!

1957年,铁路迎来第一次改造。线路从原铜官山铜矿选厂出发,经康复路、建设路、义安路、淮河路道口,至余家村中心编组站,连接第一冶炼厂,延伸到扫把沟、横港码头。铁路轨距也由窄轨改为1435毫米的标准轨——这不仅是数字的变化,更是血脉的拓宽。

从此,“火车跑城里,汽车跑城外”成了铜陵独特的城市景观。蒸汽机车拖着长长的车厢,轰隆隆穿过市中心,穿过菜市场,穿过学校门口,穿过寻常百姓的窗前。孩子们数车厢,主妇们等火车过了再晾衣服,恋人们趁着火车经过的轰响说悄悄话。铁路不再是冰冷的运输线,它成了城市的脉搏,每一次震动都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。

枕木上的年轮,也是城市的年轻;铁轨上的磨痕,也是城市的记忆。父亲是第一批铜官山铜矿建设者,家住在铜矿对面的解放新村,每天四次跨过铁路上下班。见过这铁轨,他就有了回到矿上的感觉。父亲甚至井下作业也能听见地面上跑火车的声音——不是通过耳朵,是通过脚底。当满载的列车从矿区铁路驶过时,震动会沿着岩层传递下来,脚

底的声音汇聚成河,涌向装卸场。“呜——”汽笛响了,悠长饱满,带着蒸汽的温度。随即车厢连接处碰撞的咣当咣当声、车轮与铁轨摩擦声、驶过钢轨接缝处规律的“咔嚓咔嚓”声……节奏越来越快,化作连绵轰鸣。

在轰鸣的最高处,突然插入另一种声音——子弹的呼啸。嗖——尖锐急促,划破空气。然后一声接一声爆炸,在远山间回荡。但这爆炸声有一种金属的清澈,像铜钟被敲响,一声比一声响亮辉煌。

最后,所有声音汇成悠长的尾音。沉入大地,沉入钢铁,沉入记忆深处,变成一种低频的震颤,持续永恒地嗡鸣着。

我睁开眼,铁轨在台灯下泛着冷光。但我知道,它不冷,内部封存着八十年的温度:有被掠夺的屈辱,有获得新生的希望,有支援前线的炽热,有建设年代的激情,有平凡岁月的温暖。这些温度从未散去,只是等待着被唤醒。

子夜已过,万籁俱寂。我再次将手掌贴在铁轨上。这次感受到的,不仅是层层叠叠的声音,更是一种震颤。这震颤从铁轨传入掌心,顺手臂而上,在心脏处汇聚,然后随着脉搏泵向四肢百骸。

我知道,从今往后,这震颤将一直在我的身体里。当我行走在长江二路——那条取代了铁路的宽阔大道;当我站在滨江公园,眺望保留的铁轨遗存;当我向年轻的工友讲述父亲的故事;当我看着“铜冠”牌阴极铜发往世界各地——这震颤都在那里,低低地、持续地嗡鸣着。

震颤的,不仅仅是绵绵不绝的轨音……

睡前,还是冬日里的一只蛹卵。可是现在它们咬破了壳,春天一个个爬了出来。蜜蜂依然嗡嗡,蝴蝶轻轻地扇动着翅膀,在嫩蕊中一笔一画地写下蝶恋花,一个亘古的词牌,因此有了生动的韵脚,桃花,花香,油菜,它们仍欢聚在一起——

我爱:春蚕从桑叶中抽取一团团孤独的丝绸。温暖的内心,抖动着一袭柔软的飘飘欲仙的缎带。此刻,我抬头看见孩子们放飞的纸筝远了,而脚下的草色还在。站在梅枝上的喜鹊,一不小心就把绿油油的春讯倾吐了一地。

仿佛明媚春光写在我的脸上。这里是城市的郊外,我再一次看见身边盛开的杜鹃争奇斗妍,它们在风中婆娑,一直呈现着飒爽的姿态。

二月二,龙抬头

抬头见喜。在绵绵细雨里,万物又一次萌发出盎然生机。

龙腾,它所看到的事物真实具体,不断地从地面上氤氲或升起温暖的阳气。

一直谦卑地俯首,总是习惯于蜷缩着身子,把姿态一再地放低。不是不能高昂,也不是不能飞翔,它一直在那儿匍匐或沉寂。隐忍得久了,就会情不自禁地抬一抬头,然后在地平线上尽情彰显生命的活力。

再写春天(外五章)

□崔国发

龙抬头!在春天的觉醒中,闻到远处一缕缕清新的气息。它一如既往,扭动着长长的腰身,蜿蜒起伏,通过自己的表达方式,与世界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。

春风习习。抬一抬头,多看你一眼。我忽然发现,它如炬的目光里,于滚滚春潮中暗藏着吉祥如意。

惊蛰

其实,雷不用发出那么大的声音,轻轻地喊一声我也会醒。

这世界已经够喧嚣的了。我只需春风,在耳边吹一吹就能醒来,包括那些柳芽,桃花,黄鹂的歌喉,该开花的开花,该鸣叫的鸣叫。

我可不像那些蛰伏在地下的蚂蚱与蟋蟀,已经睡了一个冬天了,还迟迟不愿翻身、打个滚。我愿意让风,拍拍我的腮、我的腰,正好灵魂清醒,适合在林中走一走。我欣喜地见到,一群在枝头跳来跳去的斑鸠,轻轻滴落它们婉转的音调,喃喃如梦。

争暖树的早莺,啄春泥的新燕,它们全都醒了过来,跟清晨打个招呼。接下来的事情,简单明了:该飞翔的飞翔,该筑巢的筑巢。

红叶石楠

是春风抚,还是秋色染?每年的春与秋都是红叶石楠的高光时刻。

所有的目光都被点亮,一串串火苗,在新梢或嫩叶上激动得跳了起来。满脸红光,我一眼就认出它的滴血之焰,它的鲜艳之色,它在风中炽热的咏叹。

与这个春天的温暖和秋天的气爽相匹配,但它在炎夏耐旱,即使到了冬日也决不怕严寒。一年四季,叶子与叶子紧密团结在一起,心与心始终有绿色相伴。

穿过岁月的风声,它在它的倩影上轻轻地跳荡,或者摇曳着酷炫的光斑和飞驰的色块。可以当树篱之王,也可诗一般地闪烁,一丛丛出色又出彩的灵魂之光。

玉兰花又开了

叶子还没长,花就开了。光秃秃的枝干上,有了这花的白,花的红,一下子就改变了一棵树在这个春天的寂寞与萧条。

花开出来的时候便不再孤绝,树枝仅几笔有劲道的勾勒,从此也不再冷峭。



仲春芬芳

李昊天 摄

襄安的味道

□卢达甫

1975年,我结婚后第一次去妻子的娘家,无为县襄安镇。那时候铜陵还没有长江大桥,去江北无为走水路。在铜陵县长江边坐轮船,沿江下水缓行,船过土桥到刘家渡后,上江堤走泥巴路穿过刘渡镇,在内河滩边等候去襄安镇的小木船。狭窄的乡村内河长满密密层层的芦苇,风吹芦苇摇曳,飞出一群群水鸟。不一会儿,吱吱呀呀哗啦啦的船桨划水响声中,芦苇丛里驶出一只小木船。白发白胡子黑瘦老梢公,拖着长辫子目光清澈的小女孩,乐呵呵地把船摇到河滩边……我看呆了,感到这河,这芦苇,这划船的老年与女孩,都好新鲜好新鲜!这不是沈从文《边城》里的老梢公与翠翠么?小说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出现在我眼前,恍恍惚惚,似画,似梦,我醉了。

遐想中,小木船缓缓驶进芦苇丛深处,水声,桨声,鸟声,似远似近……水路长长,不时有水鸟飞起,野鸭浮游,还有小渔舟,捕鱼钓鱼……河两岸,走过一个个村庄,草房,瓦房,垂柳,河边洗衣的村姑……浓浓淡淡如诗如画的乡野氛围与气息,原汁原味,这都是我一个城里读书人没有见过的,迷离如梦,似乎走进了世外桃源。

小木船不快不慢走了个把小时,河面渐渐开阔了些,芦苇稀少了,远远地望见一排排瓦房耸立在河边,白墙黑瓦,徽派建筑。妻子说,襄安到了。小木船靠岸,脚踩跳板上岸,走过挤挤挨挨老房子中间的小巷,七拐八拐到了妻子老家老屋前。第二天,妻子带我在襄安街上转了一圈,老房子,青石板路,小街小巷,一个很普通的江北古镇。这小镇似乎很平常,可我夫人从这古镇走到江南小城,我的女儿儿子都在襄安出生,他们在上幼儿园上小学那几年,经常过江到外婆家玩。这小镇老屋里,狭窄的街上,垂柳飘拂的湖塘边,有他们的稚嫩足迹无忧无虑的笑声。我女儿去年从北京回铜陵,我们全家去襄安给外公外婆扫墓,事毕她妈妈在襄安街上吃馄饨与老熟人聊天,女儿一个人不声不响跑到外婆老房子去了。过了一会,女儿回来了,我问她:有感觉吗?女儿说,有,有!我拍了许多照片。

从襄安回铜陵的路上,我忽然想起50年前,从铜陵走水路第一次到无为襄安的情景,忽然感到五味杂陈。我一直以为,与我一生情感有瓜葛有牵连的城市与地方,是余姚、北京与铜陵。余姚的味道是沉甸甸的,北京的味道是迷离的,铜陵的味道则带着些涩意。今天忽然发现,无为襄安镇,也与我的终生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么,襄安的味道是什么呢?似甜非甜,微苦的甜味。淡淡的,似有若无。



出门看花去

□涂启智

春暖花开,人们都喜欢走到户外,去郊游,踏青,看花。

唐代诗人杨巨源《城东早春》曰: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

古代文人雅士赏花颇有仪式感。焚香,抚琴,或者饮酒。袁宏道和朋友春游,“少倦,卧地上饮”,于是便计算飘落脸上的花瓣数,多的人饮酒一杯,少的歌唱一曲,极其浪漫有趣,别致唯美。

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,我去西安旅游,于巍峨的古城墙外观赏成块连片的桃花。油然想到唐朝诗人崔护,想到他的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不朽诗作。一瞬间,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。在一片中无杂树、鸟鸣幽幽的桃花林中,一处整洁清爽的茅舍前,气宇轩昂,才华横溢的少年郎崔护,与面如桃花、情窦初开的绛娘有缘相遇。一个怦然心动,一个脉脉含情……仿佛天意般,一桩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,一段千古佳话,就此诞生。置身这如梦似幻的境地,我不禁有些迷离自失,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。赏花,反倒成了在古人凄美缠绵的爱情中穿行,怎不令人对尘封岁月的清纯痴恋心驰神往?

赏花,既赏灼灼其华,也赏安静凋零。花谢花开,都是大自然的规律。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宋之问《灵隐寺》如是描写。桂花在皎洁的月光中诗意飘落,多么清新,奇崛,超凡脱俗。

芸芸众生赏花,多半怜爱花的姿色与香气,高人雅士看重内涵,或说欣赏花朵神韵与自身气质的相通之处。陶渊明长期归隐田园,不与世俗同流合污,菊花有不赶繁华热闹、孤傲盛开的特点,这是陶渊明与菊花在精神世界的重合交集。所以他爱菊花。周敦颐爱莲,杨万里钟情荷花,林逋痴情于梅,人称“梅妻鹤子”,与陶潜的志趣如出一辙。

格律诗六首

□陆震日

浮山采风
期诗合味适民讴,且作浮山半日游。
不意西风吹落帽,孩童笑跑又回头。

天井湖天井之谜
古井清幽照日华,游人探秘小船划。
当惊井水起湖面,内外高差谁家?

登九华山
暑气熏蒸未阻行,芙蓉九朵隐禅声。
今朝且作徐霞客,更喜峰回不喜平。

月牙泉边望新月
大漠西风日夜旋,黄沙不乱那波圆。
月牙泉望新月,一对蛾眉顾盼间。

宗祠老树
劲骨凌霄霜,枝干挂古钟。
春来争发叶,如举族旗形。

小院
绿竹蹭晴光,虬枝倚海棠。
何争方寸地,独抱一庭香。

